



詩語背後

臨浦觀瀾話古今(中)

●木木

從地理上看，觀瀾處於新安縣北部邊緣。由於觀瀾河北流，這片區域歷來與東莞的聯繫更多一些。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後，南山、福田、羅湖、鹽田等南部行政區毗鄰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接受香港輻射比較明顯。面對這種情況，觀瀾為了克服地理局限，用好香港資源特別是赴港鄉親資源，出台了「一線一站一區」發展規劃：一線即建設地鐵4號線，從福田口岸直通觀瀾，交由港鐵運營；一站即修建深圳北站，廣深港高鐵與地鐵4號線在此交匯；一區即打造觀瀾休閒旅遊區，主要面向港人及經由香港來深的外國人。通過這一發展策略，把相對偏遠的深圳北部山區同香港連接起來。

我早在20年前就對觀瀾有所耳聞。當時在香港工作，結識了被海外媒體稱作「中國高爾夫之父」的朱樹豪先生。他因應觀瀾休閒旅遊區建設規劃，在深圳與東莞交界的荒山野嶺間，開設了一個近20平方公里的高檔休閒運動基地——觀瀾湖高爾夫球會。球會於1992年成立，1995年開業，2001年主體設施建設完成。在這片處女地上，朱氏家族先後投資50億港幣，建成了全國規模最大、設施最齊全的私人高爾夫度假勝地，被視為高爾夫運動進入中國內地的一塊里程碑。自開業以來，觀瀾湖不斷推出各種世界級的高爾夫服務設施，豐富多樣的休閒、康樂及養生運動，並提供相應的娛樂、餐飲配套。因此，觀瀾在我想像中一直是童話世界般的存在：一片湖水之畔，藍天白雲，綠草如茵，鳥語花香。

有意思的是，球會雖以「觀瀾湖」命名，但在觀瀾卻只有一些河道水溝，並沒有湖。如此命名，不知是否來源於朱先生對當地自然環境和山水形勝的想像。曾經讀過一篇講觀瀾的文章，作者陳世旭，其中寫道：「被濃厚的草和樹覆蓋的重重丘陵，像波濤一樣在車窗外起伏，無邊的清涼和馥郁氣息讓你覺得自己是水中的游魚。天空中飄散着絲絲縷縷柔軟的雲，遠遠近近的樹林，以一種極大的無言的歡欣，蕩漾在靜謐中。一陣細雨般的，不知從什麼地方襲來，車窗前悄

悄揚起馥郁而溫馨的花粉。憑這股香味可以聞到有無數的花在忽然之間盛開。這裏是深圳龍華觀瀾湖。」

可以說，觀瀾湖是無湖之湖，沒有湖的形態，卻有神韻。體現這神韻的，不只是觀瀾湖高爾夫球會，還有觀瀾山水田園。那是一片佔地約26萬平方米，以綠色環保為主題，以嶺南客家風情為基調，集生態文化、歷史文化、紅色文化以及鄉村民俗文化為一體的「世外桃源」。

當然，還有被譽為客家文化化石的舞麒麟和客家山歌。嶺南大多數客家村落都有舞麒麟的傳統，而觀瀾尤甚。作為傳統的節慶和婚喪祭奠儀式，舞麒麟不但是民間音樂舞蹈，還兼具強身健體和護族衛村的武術功能。麒麟用竹片和布匹等紮成，一般長約五六米。舞動時需兩人配合，一人舞頭，一人舞尾，把傳說中瑞獸麒麟的喜怒哀樂、驚疑醉睡等神態栩栩如生地表現出來。客家山歌用當地客家方言現編現唱，有獨唱、對唱、群唱、齊唱等多種演唱形式。歌曲題材豐富，大致可分為八大類：情愛類、讚頌類、教益類、婚喪類、敘事類、歡樂類、悲嘆類、諧趣類。此外，還有兒歌、謎歌等也廣泛流傳。

觀瀾之旅的業態和產品越來越呈現出自己的獨特魅力，而這份魅力，是以客家文化的活化與傳承為背景展開的。其中，「一墟三村」是它的主要承載者，也是它的代表作。一墟三村中的「一墟」，即觀瀾古墟。作為當年新安縣四大墟之一，觀瀾墟始建於清朝早期，興盛於清末民初。自東而西，新安四大名墟皆依河而建：東和墟在沙頭角河畔，深圳墟在布吉河畔，觀瀾墟在觀瀾河畔，清平墟在茅洲河畔。便利的水陸交通，周邊相對密集的人口，是墟市繁榮的前提和存續的條件。但社會歷史的巨大變革，總是有意無意地使這些前提和條件發生改變，從而影響墟市的命運。四大名墟中，東和墟最早被中英街取代，清平墟後來成為寶安縣的糧倉所在地，深圳墟由於特區發展的需要而徹底改建，唯有觀瀾墟相對完整地保留了當



●觀瀾古墟南門入口。作者供圖

初的建築格局，成為深圳現存最完整的客家風格歷史街區。

觀瀾古墟由觀瀾大街、賣布街、新東街、西門街、南門街、龍崗頂街、立新巷等十幾條街巷組成，自清代中葉至民國時期的精美建築比比皆是。從總體布局和風格看，這裏古今交融，中西合璧，加之商品交流十分活躍，故有「小香港」之稱。古墟現存磚樓15座，商舖100多間，民居數百棟，儼然一座活的客家歷史、經濟、文化、民生博物館。

觀瀾古墟核心區域約2.6萬平方米，除了街道兩旁的騎樓民居外，錯落其間的磚樓建築格外引人注目。這些磚樓均建於民國時期，三合土夯築牆體，內為木結構樓板樓梯，現大都被闢為藝術家的工作室。另有一棟西式小樓，保存十分完好，在客家古建築群中，頗為獨特。小樓一層門前出廊，立有西洋風格立柱，門額上書「公益酒家」四字。二至四層出陽台，裝飾西洋風格立柱、花式欄杆及中式花草彩繪、灰塑等。頂部護牆上書「瀾閣」二字，並有「歲次戊寅年新建」字樣。這棟建於1938年的特色小樓，現在成了一家影視博物館。進入小樓，徜徉在電影膠片所呈現的光影世界裏，彷彿真切地感受到了歲月的流逝。

目前，觀瀾古墟經過保護性開發，商業運營已初具規模。通過現實的商業活動，展現昔日的繁華風貌，以傳承和發揚嶺南墟市文化。同時靈活運用數字技術，以掛屏、磚樓為幕牆，以燈光、投影為手段，打造炫彩燈光秀，講述百年客家墟市的演變。古樸厚重的歷史文化地標與現代科技元素完美結合的光影盛宴，生動地展現了觀瀾古墟的豐富內涵和絕代風華。一批批市民和遊客前來觀賞打卡，每逢周末或節假日，舉家同遊，人滿為患。

字裏行間

●黃仲鳴

王溢嘉的周邊文論

1980年代，畢業於台大醫學系的王溢嘉，任職《健康世界》雜誌，忽接到師範大學鄭明嫻教授的電話約稿，希望他能從精神分析的觀點寫篇《金瓶梅》裏的潘金蓮，刊在《台北評論》一個「從古典文學看中國女性」的專題裏。王溢嘉猶豫，因從未分析過文學作品，想以「忙」來「遁」，但拗不過鄭明嫻的「盛情」，終於應承了。

這是王溢嘉以「醫學」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之始，由此不可收拾，一篇又一篇，卒之可集而成書了，一部為兩岸讀者都愛看的《古典今看：從諸葛亮到潘金蓮》。我手頭上那本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

王溢嘉說，鄭明嫻約寫《潘金蓮》，是他人生中一個重大的轉捩點：「鄭教授向我邀稿時，我正處於『四十而大惑』的人生危機中，幾經彷徨，作了兩個重大決定：一是停掉以介紹西洋心理學、精神醫學、腦神經生理學、人類學和科學哲學為主的《心靈》雜誌，一是投靠名門大派，改到各報章雜誌上寫文章。鄭教授和（林）耀德兄成了適時出現的『貴人』，雖然我很久以前就想以『西學為用』，來理解『中學』這個『體』；也很想碰一些古典文學，以博得出身台大中文系之妻子的『讚美』，但一直停留在『白日夢』的階段。若沒有他人催逼與發表的園地，我可能到現在還未動筆，或者已改寫別的東西。」

「處女作」《從精神分析觀點看潘金蓮的性問題》和第二篇《從梁祝與七世夫妻談浪漫愛及其他》完成後，王溢嘉發覺他的看法跟學院派文人不太一樣，他探討的多屬「周邊文學」。於是，他遵此路途走下去，引用的書包括《七世夫妻》《薛丁山征西》《肉蒲團》《封神榜》《周成過台灣》《子不語》《笑林廣記》等，即使在討論《紅樓夢》時，他的主題依然是林黛玉的「病與死」這個「周邊」問題。

除了用精神分析學和分析心理學外，王溢嘉還用了大量的社會生物學、意識進化論、性醫學、超心理學、人類學甚至腦神經生理學來解析這些文學作品。在文學批評的路上，王溢嘉開創了另一條路，一條「科際整合」之路。難能的是，他沒有一些學院派作品的沉悶、枯燥。

這裏且談談他的「處女作」。他說：「筆者雖然認為《金瓶梅》是一本淫書，但也認為它是一部不錯的藝術品，作者蘭陵笑笑生更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這個藝術家之所以要借用《水滸傳》中的題材來加以鋪衍，想做的不是『苦孝』『戒淫』或『寫黃色小說』，而是嘗試以其敏銳之心勾畫出漢民族心目中與『性』有關的一些類型。」

王溢嘉這文，以「醫師」的身份和視角來談論古之性問題，確令人耳目一新。

書中各篇如《從草堂春睡到漢賊不兩立——試析孔明心態與諸葛亮人格》《慾望交響曲——〈聊齋〉狐妖故事的心理學探索》都是擲地有聲之作。豈可錯過？



●別開生面的一部文學研究 作者供圖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AI的湧現是否給寫作人一記當頭棒喝？



唉，就嚟 Motorola，「有得撈」喇！老梁，唔係吓嘛，你假假地都叫作家嗎！事到如今，唔怕同你講，我寫咗十居其九執人口水尾兼吹水唔抹嘴；而家上 AI 問野，眨眨眼就噉成篇論文咁嘅料出嚟，點比呀？明嘅，好話唔好聽，你都「呢飯食」咗咁多年，自己舉手投降，好過人話唔再叫你寫喇！唉，AI 唔會有盲點！我依家開始自強，寫返啲有見地同有批判性嘅野，同佢「鏖」返轉(拚一拚)！老梁，遲啲啲，返去滾滾好過喇！

《粵語講呢啲》 AI的湧現是否給寫作人一記當頭棒喝？

常言道：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比喻眼前的光景看似窮途末路，但仍堅信可走出困境，出現前路光明的一天。面對逆境，當人有猶疑的時候，他就會裹足不前，不前行就絕不可能看到生機了。現實是殘酷的，縱然在堅毅中前行，到頭來也可能「食白果」。所以此類諺語只可視作鼓勵性質，最終看到光明沒有其必然性。現實中，絕大部分人都會喜歡聽不好的說話，如已沒機會、沒希望了，但我們必須明白這些話語對絕境的人同時提供了希望和假希望。從自身經歷，筆者只會說：

盡人事，聽天命，不妥為。說到「疑無路」這個課題，AI（人工智能）的湧現確實令不少在職人士開始「懷疑人生」。別的行業不說，「揸筆搵食」（從事寫作）的應首當其衝。就此危機，筆者第一時間找現今中外最流行的幾個AI聊天機械人聊聊。經過多方向和領域的交談，筆者大致作出一個初步結論：

過往都是拼拼湊湊再加幾句我見或拾人牙慧的寫作人可以洗「筆」不幹或等待辭退的通知。理據是AI所交出的不只詳盡且具分析性的成品比你的不知好上多少倍，而更重要的是超高效（一般十多廿秒的時間已可交貨）且沒成本。

平心而論，AI在傳統中國文化上的表現可圈可點，即便不能十成收貨，但在其框架下稍作調節或修訂，即可搖身一變，得出一件不可多得的成品。近日筆者有友人着AI用「名字梁振輝作一首打油詩」，成品生成如下：

《梁振輝笑看風雨任逍遙》
梁上君子志氣高
振翅飛翔入雲霄
輝煌前程似錦繡
笑看風雨任逍遙

筆者不少友人在未察覺詩中「梁上君子」

（竊賊）有其特殊意義時對成品「深表滿意」。此例子正好說明AI也有疏忽時；不過在稍作提點下，AI直認出現此狀況殊不恰當，修正如下：

《梁振輝笑看人生步步高》
梁才利器志氣高
振臂一呼風雲搖
輝光日新照前程
笑看人生步步高

細看之下，筆者發覺原詩缺陷只在「上」字，要是把「梁上君子」中的「上」改作「姓氏」的「姓」，一首滿足原目標的藏頭打油詩就此呈現眼前：

梁姓君子志氣高
振翅飛翔入雲霄
輝煌前程似錦繡
笑看風雨任逍遙

成語「風雨飄搖」比喻時局動盪不穩，改寫末句可突顯其面對逆境的灑脫人生觀：

《梁振輝笑看風雨任飄搖》
梁姓君子志氣高
振翅飛翔入雲霄
輝煌前程似錦繡
笑看風雨任飄搖

今年的元宵節，相信大家收到不少由AI生成的佳節「藏頭詩」，筆者也收到以下一首：

《元宵美滿》
元夕燈火映雙眸
宵光如水月溫柔
美願隨風飄入夢
滿心暖意共君遊

收到這首詩後，筆者立馬發予幾位好友，目的是索取讀後感——幾乎一致好評。雖然平仄不工，但能達至此意境實非一般人所能及。可以這麼說，AI的出現不是取代或抹殺了，而是激發了人們的創作空間。筆者寄語AI用家：

AI是個好幫手 勿被AI牽着走
照單全收不可取 誰家AI須過濾

從事出版超過四十年的筆者，深深體會到現今寫作人在AI的大環境下尚有出路的自身條件應是有見地且具邏輯性的批判和驗證思維，而這正是AI目前下有待打破的「盲點」。現實告訴我們，欠奉者將難以一如既往般倖幸地立足於天地。面對AI來勢洶洶，筆者有感如下：

AI湧現疑無路 唯恐飯碗遭打穿
AI並非無盲點 積極裝備與共存
不是「打破」（打爛）飯碗嗎？當然可這樣寫，但選用「破」不盡依循原句的風格；由於不是大局已定，「飯碗打穿」才反映利益被侵蝕的實況。「穿」「存」音近亦增加了其可讀性。

生活點滴

●程立豐

利東邨

那時，我剛學會走路，就知道每個星期的最後一天，要由調景嶺轉兩程巴士，在一個叫利東邨的地方落車，然後牽着爸媽的手，蹣跚着捱過那看起來無窮蜿蜒的斜坡，就到了外婆的家。

烈日中天，汗流浹背，那斜坡究竟有多長都模糊了，只記得攀頂後爸爸會在石街邊買剛出鍋的炒栗子，然後你一手、我一手地吃得津津有味。陽光、栗子，還有外婆慈愛的面容，兒時的記憶裏，外婆家就是暖的代名詞，那感覺直達心頭。

外婆住在舊屋邨內，穿過外婆家的鐵閘，一切的疲累，都飄走於隙縫之間，迎面而來的水果、花生，飄着淡淡幽香。吃過飯，外婆打開木門，讓我跟鄰居小孩在牆角發霉、天花漏水的走廊追逐，有時坐在電梯前的木桌玩撲克牌，「三個四！媽，最近還有到東大街買菓嗎？」「三個八！唉，那兒的魚貴得可怕，一斤要一百塊。」我明明手上拿着三個十，卻深醉於大人的高談闊論中，連出牌也忘了。晾衣線在利東邨每家每戶編織縱橫交錯的情網，平凡中，溫馨在破舊高牆間穿插。

當年交通不便利，大概一年只去外婆家一兩次，但無論是胃口、知識，還是溫情，也是滿載而歸。

後來，港鐵在外婆家旁建了一個站，仿細明體的利東邨三個字別有韻致。坐有冷氣的港鐵，比起巴士舒服多了。不過，利東邨卻開始變得陌生。小食舖位消失得無影無蹤，滿頭大汗吃栗子的興奮沒有了，心中突如其來一些莫名的空虛，繼而悵然若失。到處都是清拆標記，舊日的利東邨愈發地瘦了、薄了。

上個月，又去外婆家。踏入唐樓裏那古老的鐵籠升降機，依舊是搖搖擺擺，可是一隻黑色「眼睛」唐突地出現在幾十歲的電梯，在咔嚓咔嚓的生鏽機器聲中被「天眼」俯視，原本該帶來的安全感卻換來莫名其妙的恐懼。一進門，就聽到高視聽上瑪利歐的叫聲，只見舅舅坐在沙發上，手拿遙控，掃視了一下進門的客人，嘀咕了一下打了招呼，眼球繼續受異彩紛呈的動畫吸引住。不一會兒，我也坐下沉醉於遊戲世界，屋裏充斥對着熒光幕的傻笑，不知不覺，木門不再開着，走廊一如以往在滴水、發霉，可不知不覺間，已空無一人。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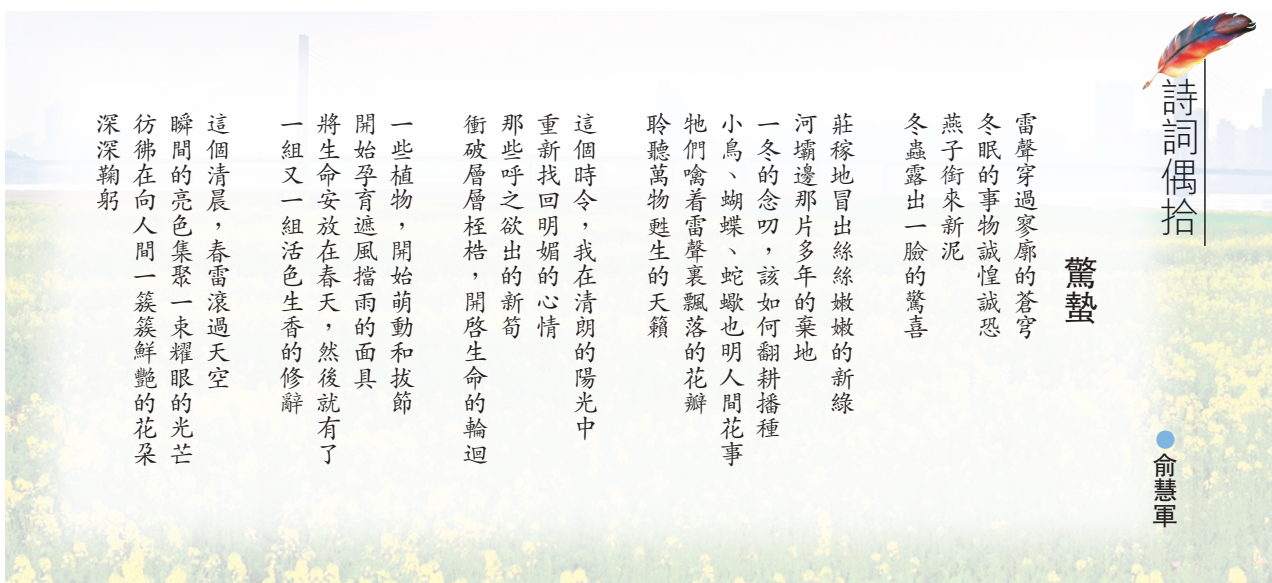
此，隔壁似乎不但隔了一座有形的鐵閘，還多了一堵無形的牆。一縱即逝的探訪，也沒聽到兩句傾談，已然暮然暮色。下樓後回首一看，單位之間再無雜亂交叉的晾衣線，再無蕩氣迴腸的笑語，再無以往的利東邨。漸漸地，家人間、鄰居間、人與人間，在一棟一棟清新的玻璃牆下變得遙不可及。不知道是否因為我長大了，還是因為車站的建成，無論是胃口、知識，還是溫情，都寂寞空站。

上星期，舅舅搬走了，搬到一小時車程外的深圳，只剩外婆一人在家。我於是又搭港鐵去外婆家。

烈日當空，我和外婆攜手到街上散步，左邊是殘舊不堪的利東邨，右邊是日新月異的摩天商場，外婆依然微笑漫步。外婆說，這兒幾十年前是個與世隔絕，只有船家沏茶談買賣的小漁村，不過不知何時起，漁民開始在陸上聚居，直到鐵房完全取代了樂悠悠、清閒自在、平凡的漁村生活；又不知何時起，政府在東大街一帶建了第一批公屋，直到屋邨剝落了舊宇……外婆說，一次次的徒然懷念悲痛，不如慣看秋月春風，見慣日新月異。無論街道兩旁的建築怎麼變，腳下的這條街道總有一日被清拆，不過，在她心中屬於利東邨的情懷永恆不變——那是家的感覺。

我楞在原地，閉上雙眼，眼前是我和爸媽吃栗子的笑容，抬頭看見五彩斑斕的晾衣線，利東邨也許在歲月摧殘下終究留不住，但我可以留住回憶，我可以留住思念，我們可以留住感情。外婆眼眶的淚光反映了利東邨黯淡無光的外牆，她知道，眼前的充滿回憶的住處即將無影無蹤，但栗子的香氣、牆角的發霉、家人團聚的一幕幕，會一直長存記憶中，不因歲月流逝，不因科技變異。

時光可變，世界可變，變化才是永恆。利東邨是一代代南區人的集體回憶，它見證由在走廊奔走到主動照顧外婆的小孩，見證由鐵屋變成摩天大廈的街道，見證自己被遷移的一天。我們身處時間長河，生命中的離離合合數之不盡，卻微不足道，我們為何還要執手相看淚眼，不如捉緊與它餘下的細碎流光，在記憶中留下藕斷絲連。



詩詞偶拾

雷聲穿過家鄉的蒼穹
冬眠的事物誠惶誠恐
燕子街來新泥
冬蟲露出一臉的驚喜
莊稼地冒出綠絲嫩嫩的新綠
河壩邊那片多年的棄地
一冬的念叨，該如何翻耕播種
小鳥、蝴蝶、蛇獸也明人間花事
牠們噙着雷聲裏飄落的花瓣
聆聽萬物甦生的天籟

這個時令，我在清朗的陽光中
重新找回明媚的心情
那些呼之欲出的新筍
衝破層層桎梏，開啓生命的輪迴

一些植物，開始萌動和拔節
開始孕育遮風擋雨的面具
將生命安放在春天，然後就有了
一組又一組活色生香的修辭

這個清晨，春雷滾過天空
瞬間的亮色集聚一束耀眼的光芒
彷彿在向人間一簇簇鮮艷的花朵
深鞠躬

驚蟄

俞慧軍